

教學相長的八個春秋

李璐玲



教外國孩子學漢語，有時感覺就好像穿梭在數條文化的邊界線上，看過來，看過去。自從2006年9月11日開始在美國教漢語的第一堂課，到現在，有八年的光陰，我還是會常常感到不解或迷茫。記得一次培訓時，有位老師解釋“文化休克”一般指到異國他鄉生活的人的感受。大概是在謝克海茨接觸的文化豐富多彩，我也時而有“文化休克”的感覺。不過，在這同時，確也感受到什麼是“教學相長”

——從跟學生的接觸中學到了很多。對有些事，自己開始時也不太習慣，但時間長了，也就覺得理應如此。

回首過去的八年間，我職業生涯的最初成長就是從謝克海茨開始的。我真心的感謝在我成長過程中遇到的那些善良、有耐心、樂於助人的師長、同事、家長和學生，也感謝因誤解和溝通不善導致的那些指責，批評我的人。所有的一切經歷都積極的促使我更快的適應，更好的成長。第一年，我在美國最重要的“親人”就是我的學生們。我特別感謝他們，他們是那樣包容、可愛。記得那時的我，英語讀寫還可以，真的是說

不清，也聽不懂，面對的是課上38名美國高中生。加之我一點兒都不瞭解美國的學校，更是讓我無所適從。所以，在第一節課上我就告訴他們。“我和你們一樣是學生，我來學習美國文化，你來學習中國語言。我們要互相寬容，互相幫助。”可能是他們看到了我的真誠，那一年一切都都很新鮮，很充實，我也自我感覺良好。直到2007年暑假，在學期末聚會上包餃子時，學生們你一言，我一語的和我說：“李老師，一開始我真的不知到你再說什麼？”，“慢慢的就記住了你的口音。”，“是呀，你現在會發V的音了嗎？”，“感覺你現在比剛開始要自信些。”，“哈，別擔心，我們愛你！”……那些可愛的學生平均也比我年輕五、六歲。現在他們看到我不是叫我“Miss Sister”就是直呼姓名，告訴我：他們是我原來的學生，一輩子的老朋友。現在，那些學生有的在幫上海的公司做事的，有的已經拿到律師證的，有的在讀教育學博士的……他們還會時不時的在臉書上給我留言。

小時候，奶奶會經常提醒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停學習，努力做貢獻，成為有價值的人。我知道以後的路還很長，過去的八年只是剛剛起步，特別高興能遇到越來越多的德才兼備漢語老師加入這個隊伍。也真心的祝福所有和我一樣的漢語教師們：桃李滿天下。

Chinese at Shaker Heights High School

----Lauryn Hobb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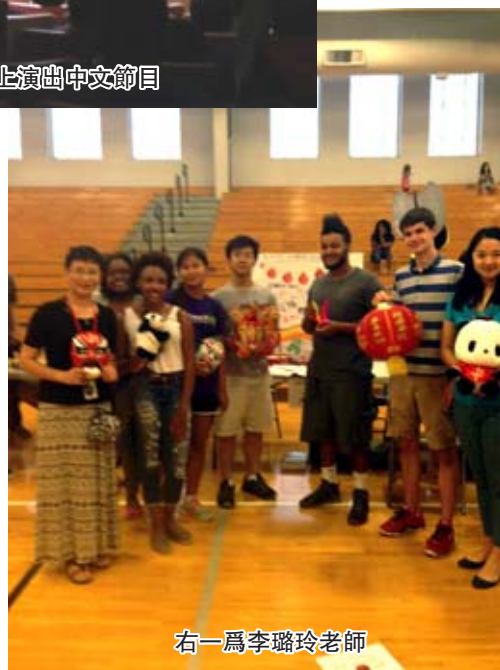
E ighth grade at Shaker Middle, we met with our counselors and chose what classes we would take next year at the high school. I had been taking French those past two years and it wasn't going well. I wanted to take a language I

tion day at Cleveland State. It is so encouraging seeing so many students from so many different schools perform on the stage, to know that we all are learning Chinese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to appreciate the diversity of students. Now in my ju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Chinese this year is very hard, but I know it will all be worth it when I can use what I learned in Chinese class in college and beyond.



在孔子學院慶祝活動上演出中文節目

felt I would enjoy and more importantly use. With China becoming a growing world power in all types of industries, it seemed like the most practical for future use. So I started my freshman year of high school and at the beginning, it was relatively easy, learning words like thank you and goodbye. But as the year went on the words and characters got harder and harder. Learning Chinese is really like learning two languages. You learn how to speak and how to write; unlike other languages like Latin or French which are really only speaking and grammar based. Nonetheless, I was able to make it through with the help of my wonderful teacher Miss Luling Li who challenges all of her students and makes us successful. That is why every year; so many Chinese languag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Confucius Classroom teacher's apprecia-



右一為李璐玲老師

2014年9月26日，克里夫蘭聖依納爵高中(Saint Ignatius High School)的十幾名男生，身著莊重的西裝，在樂團領隊 Mr. Dan Hamlin 的指揮下，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孔子學院的教師日慶典上，演繹了一首優美的懷舊歌曲“夢”。儘管歌詞很難，也沒有經過多次排練，但是音樂是心靈的語言，同學們用心去唱，博得了在場觀眾的稱讚！這首歌曲改編自著名的美國歌曲“Old Folks at Home”(故鄉的親人)，它是由美國“音樂之父”史蒂文·福斯特 (Stephen Foster) 在1851年創作的。中國高僧詩人李叔同(弘一法師)依照原來的曲子，在二十年代重新填寫了感人的歌詞。“哀游子榮其無依兮，在天之涯。”這些被在場的觀眾稱為“紳士”的男生們第一次來參加孔子學院的教師日慶祝活動，他們非常喜歡孔子學院送的有孔子雕像的書籤，並當即就把它別到了上衣口袋上，自豪地互相拍照。

看到同學們的熱情，想到今年是孔子學院成立10周年，作為一名中文老師，我有許多感慨和思考。今年是我第一年在聖依納爵高中做中文老師。兩個月前面試的情景還歷歷在目。校長 Mr. Daniel Bradesca, 副校長 Michael Gavin, 對未來的中文項目寄予了很大的希望。President Rev. William J. Murphy, S.J. 也強調了未來幾年重點發展國際教育合作的政策。雖然面試很順利，但能夠隱隱感覺到自己的重任。後來又得知，學校還請了哥城漢語學院院長石林老師做為項目發展顧問，心中既高興又緊張。

原來，聖依納爵高中的整個社區都對中國文化和中文項目予以關注和支持。可以說聖依納爵和中國的聯繫是很有淵源的。也許很多中國人對聖依納爵不太熟悉，但如果提起利瑪竇 (Matteo Ricci)，中國人對他的名字真是耳熟能詳。他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通曉四書五經，廣結中國儒學士大夫，他是第一位把孔子的著述翻譯並介紹到西方的漢學家。作為一名聖依納爵創立的耶穌會派出的傳教士，利瑪竇兼容儒教的倫理體系，並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

歷史的紐帶 文化的交融

——記克里夫蘭聖依納爵高中(Saint Ignatius High School)的中文項目 李秋暉



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利瑪竇傳》一書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稱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于一身的巨人。”他還將利瑪竇看作是“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niversale)”。(中文版序言)

另一位著名的在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是畫家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他擅於採納中國繪畫技巧而又保持西方藝術的基本特點。今日全球各大博物館都有他的作品陳列。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還收藏着他的作品，“清乾隆，純惠貴妃像”，畫的是乾隆皇帝和11名妃嬪在一起的圖像。

利瑪竇和郎世寧讓我認識了他們在藝術、文化、及思

想方面的兼容並蓄的特點，聖依納爵高中則讓我感到了博愛、豁達、求知的校園文化。走在校園里，我沒有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同，反而經常看到一些地方有東方文化的裝飾特點，或聽到有風水意義的潺潺流水，或一尊佛像打開冥想空間，或一副中國字畫蘊藏了幾千年的文明。世界史老師兼教務主任的 Joe Ptak 說起中國歷史簡直比我知道得還多。他鼓勵學生去參觀克里夫蘭自然歷史博物館最近展出的“Silk Road Project”，並融入他的世界歷史教學中。樂團領隊 Dan Hamlin 說他最喜愛的音樂是印度音樂。我的學生中有去泰國參加暑假項目的，有越南後裔，有從中國領養的孩子，有泰國

後裔，有非洲後裔，他們都毫無顧忌地分享他們不同的興趣和愛好，更重要的是，他們都以自己的經歷而自豪。我想，什麼是多元？能夠包容和接受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讓這個群體的人沒有顧慮，不怕受打擊，不怕受排擠，不怕被孤立，這才是真正的多元文化。統一口徑，打擊異己的文化絕對不是多元文化。

如果說中國人對老子和孔子這些先哲們的態度在歷史上經歷了時而批判時而敬仰的過程，從聖依納爵高中網站上則可以清楚地看到，聖依納爵和利瑪竇等推崇教育，倡導全球視角的理念一直是耶穌會人士引以為豪的傳統。讓我感到驚奇的是，我並非是聖依納爵高中的“第一位中文老師”。聖依納爵高中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開設了中文課！更讓我驚喜的是，這位老師，Mr. Thomson Pasko，現在仍在這個學校教書，學校剛剛表彰了他從教50年的資歷！他教過歷史，中文和英文。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先用中文跟我打招呼，並用中文介紹他自己，“我的中文名字叫潘道舟。道是《道德經》的道，舟是“一葉小舟”的舟。”他說名字是他的普林斯頓大學的中文老師給他起的。他興緻勃勃地給我講解他的滿屋子的照片。得知我來自中國北方，他幽默地說，那你說話一定有“兒話音”！他給我看了他保留多年的和中文教學有關的照片，筆記，作業，信件等資料。翻看着這些發黃的資料，想像着在我出生之前這裡的中文教學，潘先生用油墨機給學生影印的手寫的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突然我很感動。這幾年，中文教學在美國很熱，美國學生學習中文有各方的支持。可是上個世紀60年代，當中國人自己批判孔子，把孔子辱稱為“孔老二”的時候，當中國人把利瑪竇的墓碑平埋于地下讓其“永世不得翻身”的時候，潘道舟先生在這里認真地教着中文。我問他有沒有遇到過什么困難，他想了想說，“It was not easy. But I don't complain it. I just love Chinese, and I love Taoism and Confucianism.”我沒有再追問，但是我注意到他換成了英文。我想用什麼話安慰他，但只感覺到內心沉沉的，也明白了自己的重任。我指着牆上的孔子肖像說，“孔子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潘道舟先生在1968年的校誌上，文字是“我以為我點了 Fortune cookies!”



Summer 1967 潘道舟老師和他的學生參加1967年在聖路易斯的中文夏令營



潘道舟老師保留的作業



潘道舟老師和李秋暉老師